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75級 黃須白

第十六章 臨晚鏡 傷流景 往事後期空記醒

檜木門外傳來一陣人聲嘈嚷，隱隱約約似乎是王紅蕖在與人爭吵，但待要細聽分辨時，那木門已忽然旋開、撞上了牆板。

坐躺在皮椅上沉思的何秉燭被這突如巨響驚了一跳，忙定睛望門邊瞧去，只見樓盈盈一臉森冷，像是從千古荒墳中破棺行來，寒氣懾人。稍遠處，沒將來人攔住的王紅蕖柳眉剔豎，冷冷地盯著樓盈盈。

何秉燭驀然乍見這般模樣的樓盈盈，雖說是早有預期，但肩頭仍是一顫，兩顴也不自禁地隱隱抽搐。他定了定神，硬擠了個難看的笑臉，想掩飾內中的不安，讓自己平心悅氣地起身相迎，但不待及他豎直椅背，砰訇一聲，門板又再被用力摔上了。

何秉燭按捺住狂跳不已的心中小鹿，臉上一陣青又一陣白。他緊揪著心，輕顫地立在大檜木桌後，屏息等著狂風暴雨襲來。

樓盈盈快步行到何秉燭桌側，沒待得何秉燭反應，一個巴掌已是結結實實擱在何秉燭頰上。

何秉燭等候這一刻已多時了，但是值此乍瞬，心中卻仍是惶惶悸悸，雙手更是不聽使喚地抖抖戰戰。

巴賽隆納回來後，何秉燭沒敢跟樓盈盈聯絡，也沒敢接樓盈盈電話，甚至連會被樓盈盈找著他的辦公室也沒敢去。柳依依識破他的層層偽裝已夠足他煩惱，他實在無心再來招惹樓盈盈。不過，就在柳依依往香港洽公的前一晚，他忽然有了主張，他算計著樓盈盈個性，謀定了個方略。

何秉燭盤算著樓盈盈必會來辦公室尋他，而他只要先捱個一陣謾罵惡語，甚至一、兩巴掌，待得她發洩過後，再尋個間隙，將未曾說與她知的一段祕密道出，再大的事也應能轉圓。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何秉燭，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以為你躲得掉嗎？」兩道寒芒凌空向何秉燭疾射而來，何秉燭被樓盈盈瞧得暗生哆嗦。

樓盈盈冷峻著臉瞪了何秉燭頗一晌後，忽然低下頭，由提包裡捏出一個物件，忿恨地望何秉燭面門擲來。何秉燭來不及閃躲，臉頰、鼻翼先後一陣刺痛。

「這是給誰的，你說！」

何秉燭尋物件落地響聲處望去，果如他所料，是那對被樓盈盈從他辦公桌抽屜裡取走的白蝶貝金珠耳環。

「我本來以為是我的，掉在你這裡，那裡知道我的在家裡找到了。你說，那是給誰的，柳依依，對不對！」

樓盈盈見何秉燭一味不開口，氣忿下，不由罵了出來：「你真的很噁心，送我的東西竟然還買一對一模一樣的送給你老婆。」

何秉燭兀自沉默著，靜靜聽著樓盈盈數落。

「別以為天衣無縫，以為我不會和你老婆見面就不會被識破。你這樣對我，你怎麼對得起我姐姐，」樓盈盈氣急下怒槌著何秉燭胸脯，兩淚嚎啕。

何秉燭也不閃躲，只是直挺挺默立著任她槌打。沒一晌，樓盈盈手勁漸失，只剩一雙輕軟粉拳無意識地槌擊著。何秉燭心中一酸，舉起雙臂將她摟入懷中。樓盈盈奮力掙扎，像似個受困小貓又扭又鑽，但就是沒氣力掙脫。

何秉燭看著縮在自己懷裡嚶嚶啜泣的樓盈盈，忽如一股淒楚暗湧，忍不得將樓盈盈摟抱得更緊了。

不知經隔了多久，樓盈盈不再抽噎，似乎累了，倦了，睡著了。何秉燭輕輕鬆開雙手，將她稍稍推開並俯首看了看，只見如梨似杏的臉上淡淡啼痕阡陌縱橫，玉潤如菱的紅唇邊三兩顆淚珠晶瑩欲滴。何秉燭瞧得心疼，不禁又緊緊將她摟住。

好一晌後，何秉燭暗忖該是依計向她說清講明的時候了，於是右手離了她的肩頭，伸向檯木桌，取來案頭上的手機，低頭靠她耳畔輕聲地說道：「妳聽我說。妳先看一下。」

何秉燭將手機拿到樓盈盈面前，按下一個上網的速撥鍵，畫面上立時出現一家銀行尊榮保管室的會員登入畫面。樓盈盈雖感不解，但也沒心多問。

何秉燭左手輕輕拍了拍仍偎在他懷裡的樓盈盈，然後右手拇指熟練地鍵入帳號跟密碼，沒一會畫面轉成一團漆黑，只除卻一個操作指引的訊息閃爍著。何秉燭依著螢幕上的指示將保管室燈火打開，一霎間，一個約莫兩坪大小的密室出現眼前。

樓盈盈好奇心頓起，貼在何秉燭胸膛的荳手輕推了一下，將身體挪直扶正，然後接過何秉燭手機，用手指頭在螢幕上左右輕劃著，移動不同視角以窺探密室全豹。

何秉燭見樓盈盈面上表情愈來愈驚，心想這破釜沉舟的一計或許可成，於是刻意沉緩了語氣說道：「好多年了……我租這個保管室已經好幾年了。就像妳在畫面上看到的，妳姐姐的相片、日記、圖畫、衣服、鞋子、還有許多的私人物品都在這裡。我買給妳的許多東西——」

何秉燭別過臉去，語調略顯激動，深吸一口氣後，又接著說道：「都是雙份。一份給妳，一份藏在這裡面。像是現在妳身上穿的這套洋裝，妳的是亮黑的，她的是一——是一——鵝黃的。妳指頭往右稍微滑一下，讓鏡頭右偏一點就可看到，」何秉燭說著說著竟開始哽咽了。

不過，雖然此際心緒迷離、哀思不斷，何秉燭可沒忘記為何乍起膽子甘冒招惹樓盈盈大發雷霆的風險，將這保管室祕密揭露與她知悉的原由，也沒忘記他要將那對買給白映帆的耳環如何藉此機會來織訛編謊以讓自己安然脫身。

何秉燭打從大學時就認識樓盈盈，他知道她醋妒的本事，因此除非她主動提起，他是不會無端聊及其它女子的，甚至是她姐姐也是如此。像是兩年多前，她到鼎天證券報到的那一天，何秉燭不過是快口下，不小心將她的名字說成是 Isabelle，結果就引來一場雷電霹靂，讓他在胡北風面前尷尬至極。何秉燭知道雖然樓盈盈跟她姐姐 Isabelle 從小就很親近，彼此間幾乎沒有祕密，但是自從大二起他與 Isabelle 開始交往後，沒隔多久，一個幽暗的祕密就開始氤氳瀰漫在她們之間，直到他大學畢業典禮的那一天、那件令他椎心刺骨的事情發生後。何秉燭無法忘記那天的蝕骨之慟，也無法忘記悲劇如何發生，所以他總是藏起對 Isabelle 的情感，不敢輕意透露。這一次若不是為了圓謊，讓樓盈盈不再追究耳環的事，這個租用了將近十年的保管室是不可能曝光在她眼前的。何秉燭明白他是在下險棋，樓盈盈知道他對她姐姐的用情是如此之深後，就算酸缸醋罈不一股腦打翻，那三不五時的嘲訕譏弄恐怕也是不可少的。但是，與其讓她知道另一對耳環是買給另一個情人白映帆，他寧可下這著傷害較輕的棋。

「耳環我買了兩對，一對給妳，一對給妳姐姐。給妳姐姐的那對我暫時擱在抽屜裡，還沒來得及拿去保管室，就先讓妳給翻出來了，」何秉燭胸口震震狂跳，害怕這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琢磨良久才想出來的說辭會激怒樓盈盈，但話既已依計道出，爲了避免謊言被拆穿，他壓下心中慌恐，硬擠了個假意的苦笑以讓情節看起來更真實。

樓盈盈心中一喜——原來另一對不是給柳依依。但是沒一霎，胸臆間卻渾濁濁一團氣悶——姐姐早就離開了，而自己跟了他那麼久，竟然還比不過姐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難道你要我跟姐姐一樣你才會甘心嗎？」樓盈盈氣極下厲聲吼道。

何秉燭臉色一白，暗悔算計錯了，不該下這一著險棋，此下是愈理愈不清了。不過，就在他滿心憂悔之際，忽然樓盈盈粉臉一苦，蛾眉雙斂，淚珠兒急簌簌飆了出來。

何秉燭一時茫然，不知怎麼回事，但默不一會，立刻趨前抱穩樓盈盈，讓她在懷裡哭個夠。

天色漸漸金紅，一對雀鳥不知何時飛到淨窗外垂榕上的小枝頭低語啁啾，何秉燭擁著樓盈盈默自看了窗外一會，原本波濤起伏的思緒慢慢地能夠澹靜澄平，樓盈盈似乎也感染了這份靜謐，止了涕泣，並拉起何秉燭衣衫拭拭啼痕。

「姐夫，對不起，」樓盈盈道歉才剛出口，忽然間，心頭一痛，串串珍珠又是眼眶底疾飆而出。

「我好想念姐姐……」

何秉燭聞言大慟，抱住樓盈盈螭首，痛哭失聲。

窗外丹霞此際已是絳殷如血，紅彤彤地將週遭染得赤豔一片。何秉燭與樓盈盈雙雙哭累了，都不想再言語，只盼著繼續這般溫存相擁。一直候到殘紅隱去，黑幕籠上，樓盈盈才輕輕掙脫何秉燭懷抱。

「我不是嫉妒姐姐，我只是希望你也能對我好。」

何秉燭微笑著點點頭，心裡頭更是笑開了，他知道耳環的事已然風平浪靜。

何秉燭與樓盈盈閒聊一陣後，看看氣氛合適，便相問雷聲科技那邊有關零度能專案的進度，待確知實驗已有突破性發展，李青牛所說的展示用原型機已可連續運轉，就雀躍地花了些工夫，解釋後續作法及下個月將在圓山飯店舉辦大型記者會的事。樓盈盈頻頻點頭稱是，待得聆聽完畢之後，隨即起身告別，並說將往東區百貨公司頂樓

餐廳與她先生共用燭光晚餐。

何秉燭聞言微悵，連忙由沙發上站起，走到樓盈盈身側，執起她的小手，並在紅唇上深情長吻。約莫幾陣臉紅耳臊光景，何秉燭才不捨地放開唇上那兩片玉潤紅菱，然後吐了口長長氣息，接著整整衣衫，又再握了握樓盈盈蕙手後，才打開房門，送樓盈盈出去。

何秉燭折騰了這好半晌後，已是釋下了心頭重負，但畢竟已有些倦了，思慮不再清晰，因此當扭開房門的那一剎那，雖瞥見王紅蕖似乎驚跳了一下，神色有些惶惶，髣髴右手在滑鼠上急點了一下，正要關掉個像是 Skype 的畫面，而左手則匆忙地要將耳上的小耳機取下，但也只是奇怪明明自己並未禁止上班時講 Skype，為何她會這般緊張？不過，繼之一想，也就不覺得奇怪了，大概是被突然旋開的房門嚇到吧。

何秉燭送走樓盈盈後，在王紅蕖座位邊向她交代了好一陣，確認零度能的記者會安排及邀請的政商賓客。隨後，何秉燭步入內室，關上房門，走到檜木桌旁，彎腰拾起散落地上的那對金珠耳環，然後拿起案上手機，走到會客大沙發處坐了下來。

何秉燭想再看看保管室內光景，於是按下聯網速撥鍵，並鍵入帳號與密碼，當畫面跳為漆黑並只剩下打開保管室內燈光的指示訊號微微閃爍時，手機鏡面裡映出何秉燭一張淡淡哀淒的臉，模樣看起來很是憔悴。何秉燭大吃一驚，準備依螢幕指示按下開燈鍵的拇指頓時馱在空中，並隱隱顫抖著。何秉燭將手機拿近了些，讓鏡中的人影更清晰。他看著自己浮腫的眼眸、愁結的眉峰、斑駁的鬢角，陡然間一股悲涼心中汨汨如潮奔來，他抽噎了兩下，腦子裡浮現出傳鐘下與他相約三生的娉婷少女，而恰此乍瞬，胸腹間卻莫名地一陣痙攣，搖搖縮縮，鬧弄得喉頭處骨骨碌碌，一口氣息難吞難咽，而只一忽會，鼻頭尖竟由不得淒然酸楚，淚珠子於是再也不聽使喚，撲撲簌簌、滔滔滾滾湍急而下，濕了面頰，也濕了衣衫。

第十七章 欲眠還展舊時書 鴛鴦小字 猶記手生疏

黑暗中一隻細嫩纖手猶疑地按下開關，將樓梯間的燈火打亮。踟躕了半晌，那蕙手顫顫地將鑰匙插入門鎖，旋了幾下，就是緊張得無法開啓。深吸了一口氣，稍微鎮定後，那玉手再試著開那門鎖，喀地一聲，鎖開了。

那纖瘦素手握在門把上，遲疑地不敢扭下，好一會，才半抖半顫地旋扭下去……

柳依依怔忡地打開雕花大門，但見室內一團漆黑，透露著寂寥清冷，她緊繃的情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緒瞬間鬆寧了下來。還在門外邊時，她猶豫掙扎，害怕門裡頭是燈火煌煌，害怕何秉燭就在裡邊。不過，門開後，雖然高懸的心落下了，但是一抹淡淡的哀愁卻暗暗飄浮了上來。

巴賽隆納回來後，她與何秉燭幾乎都不交談，兩人各自氣悶心頭。她冀盼著何秉燭能安慰她，就算編個再奇怪理由，她都會試著相信。但是何秉燭卻一語不言，鬍鬚是在怪她都不信任，只是自顧地胡思亂想、胡亂猜忌。

兩人寡言少語、冰冰冷冷相處了兩天後，柳依依就往香港出差去了。原本是以為能從胡北風口中瞭然何秉燭許多恩怨是非的，但豈知是愈聽愈不明白，愈聽愈生出疑竇。究竟 Isabelle 是誰？究竟樓盈盈與何秉燭是什麼關係？王紅蕖與何秉燭是否有姐弟不倫？為什麼自己會潛意識裡不時地浮起黑衣女身影？但是，同樣讓她心煩的是究竟胡北風是誰。

柳依依先按開室內燈光，然後把行李拖進客廳角落並將門鎖鎖上，接著急急跑去檢查市內電話機的未接電話記錄，卻失望地發現何秉燭都沒打電話回家來相問她是否已由香港回來。雖然說她害怕這時候面對何秉燭，也不知該如何跟他說話，但是內心深處仍是盼著能一回到家就見到他，而他會告訴她事情真相，原來一切都是因緣巧合，一切都是自己過慮了。

柳依依看了看牆上掛鐘，十點半，時候已不早了，何秉燭不知人在那裡。她拿起手機，想打電話給何秉燭，躊躇了半晌，又將手機擱下。她情緒沒得排遣，於是將角落的行李箱拖出，心不在焉地將箱內衣物取出並隨意整理了一下，然後抬頭再看了一下掛鐘，指針才走了二十分鐘。

柳依依苦著臉，在空蕩的大廳中焦慮地走了幾步，心中突如一陣空虛，像是走在荒原上，到處尋不著人煙一般。她看著桌案上的手機，內中頗多猶夷，掙扎頗一會後，她又拿起了行動電話，並按出何秉燭的速撥鍵。她盯著螢幕上的號碼，沒多久，又氣餒地將手機放下。

聽著牆上掛鐘敲出空寂的音符迴蕩在偌大客廳裡，柳依依悲從中來。她不想讓自己哭出，於是走入臥房更衣，然後進了浴室沐浴。

柳依依躺在大按摩浴缸裡，籠在滿室氤氳的霧氣中，恁憑 Bebel Gilberto 的 Samba de Banca 輕輕細細地播放著，腦子裡半是哀愁、半是昏沉。她閉起眼眸，隨著歌聲讓往事前歡一幕幕掠影浮光地閃過。她想起康乃狄克州與何秉燭的初相識，她憶起新婚行的索羅亞之旅，她隱隱約約聽到何秉燭在她的耳畔低語，她模模糊糊瞧見何秉燭對她

深情凝眸。可是，朦朧中，如似被針尖刺著一般，胸口忽然搖擗一痛，緊接著眼前竟浮現出嘈嘈雜雜的課堂景象，而心上頭則依稀稀稀是大學時候曾經有過的感覺——她知道有雙深邃眸子正在暗裡偷偷窺她。

昏昏迷迷的柳依依被這突如的心頭一刺扎醒，她回想起昨夜裡太平山頂胡北風無意間的喃喃自語，那當下她曾驚駭訝異，無法置信，也不知該如何自處。但當神智稍清後，她暗暗提醒自己回台後務必由舊時書信裡尋找蛛絲馬跡。只是隔了一夜，上了飛機後，一顆心又全被何秉燭的事佔據了。

柳依依由浴缸裡站將起來，擦拭乾淨後，著上連身睡衣，然後走到書房裡，由大檜木書桌底下搬出一個楠木櫃子。她打開木櫃，從角落處翻出一捆書信，那是大學時北冥鯤給她的信簡。

柳依依手執那捆信札的縛繩末端，心中微微詫異那繩結似乎不似她習慣的繫法，不過沒作多想，她鬆開繩線，將書信一封封取出，一封封閱讀。與何秉燭開始交往後，她就沒再翻閱過這些信件了。

柳依依知道她要找的是什麼，一段小詩，一段將揭露北冥鯤真面目的文句。她翻著書簡，絲絲愁絮不覺間隨著一行行字句飄飛出來，落在翻捲信箋的指尖，落在讀誦詩篇的唇邊，也落在穿梭雲煙往事的心眼間。她一個勁子想哭，哭那個失落的年代，那段再也尋不回來的青澀戀情。

她緬懷著塵封舊事，傷悲著年少輕狂，數十封信簡岑岑寂寂間又一一被讀遍。她揉了揉困倦睡眼，雖然微奇居然沒尋著她想找的詩句，但裊裊纏繞的憶往之情已容不得她多分心去自責是否印象差池了，記錯了文句出處。她悠悠地將最末一封書信的牋紙折好，準備放入信封之中，可卻怎麼樣都塞不進去，似乎裡頭有東西擋著了。她半惑半疑地撐開信封口，望裡一瞧，是張明信片模樣紙片。

柳依依探手將明信片取出，只見正面翻印著朱德群耄耋之齡所繪的『雪霏霏』，白皚皚的崇山峻嶺裡，到處大雪紛飛，攔斷了旅人的相思意，也攔斷了畫家的歸鄉夢。她想起詩經小雅的殷殷思鄉情：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 載渴載饑
 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這詩句是朱德群這畫作的旨趣，也是她那幼小即隨國民政府來台的祖父幫她取名字時的寓意。

柳依依心裡頭沉吟了一會，然後翻轉過手中那張明信片。她已不記得何時收過這明信片，也不記得背後有些什麼字句，因此當背面的詩句映入眼簾時，她拿著紙片的雙手忍不住顫抖，原已酣暈的雙眸頃刻間也亮圓了起來，她目光游移閃爍著，隱隱洩露出心中的波蕩不安。柳依依讀了又讀，看了又看，生怕瞧錯了，誤會了人，但是愈是細讀，就愈是駭然，原來真的是他，相處了三年，竟然都不知道北冥鯤是他。

柳依依顫著紅唇，輕輕低語著將詩句讀出：

北風捲 北風寒 暗暗忍把相思瞞

曉夢冷 曉夢殘 依依怎堪相見難

她眼裡盈滿了淚，原來打從學生時代，胡北風就已在信簡中告訴她名姓了；原來胡北風一直惦念著她，那二十多年前思她、念她、想見她一面卻又不敢開口、甚至打足勇氣相約見面卻又沒得見著的悲歎居然都還一直藏躲在他內心底處。忽然，她想起太平山頂胡北風的吞吞吐吐。忽然，她憶起胡北風對何秉燭的辯解坦護。她明白了，原來胡北風是在護衛她，怕她心傷；原來那『藍花風信草』裡暗暗思念的人恰正是她。柳依依淚水再也噙不住了，一顆顆掉落在胡北風渾樸粗拙的字跡上。

柳依依難過了好一陣，強迫止住內中悲淒後，忍著猶仍未逝的傷感，將胡北風給她的書簡再仔細網綁好，然後彎腰打算將它放回木櫃角落。不過，就在她要將信簡歸回原處時，她瞥見了一本黑皮筆記本，就在原先那摺書信的下方，許是之前她只專心著取出書札而沒留神到。柳依依心生疑惑，難不成這是她遺失的那筆記本？

柳依依又疑又惑地將書簡先放旁側，然後拾起那本筆記。她前後封面看了看，心中狐疑添了幾分。她壓下滿腹疑猜，緩緩將封皮打開，但見扉頁裡夾著幾封收件人為北冥鯤的書函，上頭還有郵局退件的戳記。柳依依想了想，知道那是她剛到美國求學時寫給北冥鯤的信。但是，這些信件不是應該一道被網綁在那疊北冥鯤寫給她的書信當中嗎？怎會出現在這本顯然不是她放進木櫃裡來的筆記本裡？柳依依一思及此，連忙將那幾封信挪開，並連忙查看扉頁的左下角，果然，如她所料，那裡有她娟麗秀挺的落款。一剎間，柳依依神色大駭，這筆記本正是幾個月前不知在那裡丟失的那本。顯而易見地，必是何秉燭撿著了並把它藏在這木櫃裡。但是，為什麼何秉燭不交給她，而是把它藏起來？

柳依依深深吸了一口氣讓頭腦定靜下來，仔細思量頗一會後，她有了些推測。何秉燭應是整理木櫃時看到那捆書信，一時好奇打開來看了，他讀了雙方的通信，知道曾經有個北冥鯤暗戀她，也知道她也喜歡過那男生，或許是誤以為她仍與他藕斷絲連吧？不過，這猜想固然說明了繩結的綁法不是她習慣的方式，也說明了寫給北冥鯤的退信為何與其它信件分置兩處，但是卻還不足以解釋究竟是何緣由何秉燭要將那本筆記藏在木櫃裡，柳依依又墜入了迷霧之中。

忽然，一道靈光掠過，難道說這筆記本裡有些什麼記事讓何秉燭會錯意，產生了誤會？柳依依屏著息，快速翻閱筆記本，但見其中只是工作上的相關記敘，並無足堪惹人疑猜者，因此又陷入了迷惘之中。

柳依依百思不得其解，漫無目的地翻著那筆記本的記事頁，仍是無所獲，於是煩快地將厚硬封底闔上。但是，就在這時，眼前匆匆一閃，剛才一直沒翻閱到的封底內頁似乎有些字跡。柳依依連忙再把封底硬皮翻開，只才一瞧，立刻瞠目結舌，她不明白為何在胡北風香港辦公室所見的那首『藍花風信草』竟會出現在這封底內頁上，她也不明白為何那首藍色墨水謄錄上的詩竟會是她筆跡。她腦子裡烘烘亂亂、麻麻癢癢，像是有億萬隻行軍蟻疾行而過，衝、殺、噬、咬，無一方寸可以安適，無一角落可以舒緩。

夜，漸沉漸寂。愁，漸凝漸濃。薄紗簾外，隱隱一輪皓月明盈。

柳依依顰著眉，左右尋思不得，胸臆間漫滾的渾沌情緒一時淤塞，無所排遣，於是顧不得疑雲滿懷，索性息了燈火，走到窗臺邊，拉開輕紗簾幔，朝窗外悠悠望將出去，擬欲尋個幽靜角落平撫心境。她先看向底下的中庭花園，隔著高聳的南洋杉，但見疏疏落落幾盞貼地小燈昏昏黃黃地映著花崗石步道，透露更闌人靜時的寂寥清冷，並髣髴隱約可聞幽暗處的繞砌蛩聲。柳依依猷猷楞楞凝眸了頗一晌，雜亂的思緒漸始澹靜。一會後，她仰起臉，放眼蒼穹，只一瞧，竟忍不得倒吸一氣，湮鬱雲消，那星子稀疏處，月明如練，天澄如水，白瑩瑩一片無垠無際，如似灑了滿空冰晶寒玉，沁人心脾，涼人肺腑。

柳依依對此深秋好景佇立良久，原本煩惱的事竟也都不思量了。慢慢地，一抹倦意輕輕籠上，眼皮漸漸如鉛沉重，於是不捨地又多看了兩眼，然後才拉閤簾幃，走往臥房，上床就寢去了。友聲